

玄天神劍

公孫千羽著

不列士
新派武俠



上

玄天神劍

公孫千羽著

不朽宇宙傳奇
新派武俠巨著



不朽宇宙傳奇
新派武俠巨著

玄天神劍

公孫千武著



下

玄天神像

ISBN 7-80595-426-7



9 787805 954264

ISBN7-80

180 (全三册)

千羽

旋风剑大系 公孙千羽 著

玄天神劍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月娜

封面设计:永强

插图:大水

旋风剑大系

玄天神剑

公孙千羽 著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政府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4.5 字数:552千

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80595—426—7/I·180

(上、中、下册) 定价:49.80元

内 容 简 介

明朝嘉庆年间，鬼魂谷主兰飞虎、幽灵堡主雷震天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残害正道人士；武当、昆仑、峨嵋、崆峒、少林、雪山六大门派盟主屠飞熊沽名钓誉，与黑道沆瀣一气，为虎作伥，直闹得武林中腥风血雨，疑窦丛生，江湖上险恶诡谲，正邪莫辨，人世间已无公道正义可言。

江南少侠上官龙天生异质，沦落江湖，奇遇风尘怪杰、血影神魔授以绝世神功，赠给玄天神剑，又得老魔头冥海苍龙的指点，学得盖世武功神技。为伸张正气，争得世间公道，他三入鬼魂谷，两伐幽灵堡，独斗武林六大门派，历尽艰险，虽九死一生，终于力挽狂澜。其间，上官龙在血溅黑白两道的生涯中与天真无邪的朱文凤情真义笃，与天生丽质的琼姑娘、倩姑娘一见钟情，又遇貌若天仙的颜如玉，少侠处处留情，造成醋海生波，情恨交错。有的为他情魔缠身，情天抱恨；有的因爱成仇，处处作梗……



目 录

第一回	惊心动魄走官道	情深义笃结金兰.....	(1)
第二回	浴血荒山夺异宝	似水柔情救奇材	(26)
第三回	金山老叟传神功	幽灵堡主施绝学	(49)
第四回	女侠江底擒水贼	男儿洞中拜先师	(73)
第五回	天崩地裂惊魂魄	语重心长暖肺腑	(99)
第六回	铁鹰利爪灭活口	玄天神剑诛妖孽.....	(126)
第七回	上官龙运功排毒	豹子头聚力挥剑.....	(155)
第八回	鬼魂谷剑影幢幢	松林坡蹄声得得.....	(183)
第九回	惊世骇俗一尸魔	柔情密意两姐妹.....	(210)
第十回	黑松林群魔逞凶	黄土坑姹女动情.....	(238)
第十一回	游戏酒楼惊四座	钟情侠士醉孤心.....	(267)
第十二回	枫叶山庄葬火海	纯阳观主布剑阵.....	(295)
第十三回	观云子道院喋血	众侠士尼庵除暴.....	(320)
第十四回	显绝技狂徒命短	诉别离儿女情长.....	(350)
第十五回	斗恶贼石破天惊	争情郎香销玉殒.....	(376)
第十六回	东海三姝除五怪	北岭一剑破三星.....	(403)
第十七回	黑尸魔神功惊魂	玄衣女情天抱恨.....	(427)
第十八回	红蝴蝶误中毒液	黑无常险丧残生.....	(448)
第十九回	王员外扶弱济贫	上官龙解毒伤.....	(473)
第二十回	剑光闪烁生有恨	情涛震荡恨无涯.....	(499)

第二十一回	无为真人施毒计	有情丽姝动芳心……………	(537)
第二十二回	高山狩猎擒活豹	腹地探秘遇潜龙……………	(554)
第二十三回	三绝神尼罹劫难	九如心法通胜境……………	(583)
第二十四回	粗面毒狼遇厄运	出柙猛虎战群魔……………	(607)
第二十五回	柔情少女指生路	怪 异神丐追少侠 ………	(640)
第二十六回	儒林狂生收高徒	丰都使者克强敌……………	(668)
第二十七回	不了情正邪拼命	只为仇道魔争雄……………	(691)
第二十八回	锐不可当一少侠	胆小如鼠二老道……………	(721)
第二十九回	寻祸首少侠雪恨	助贼酋妖婆蒙羞……………	(750)
第三十回	阴阳判藏头露尾	落魄掌弄巧成拙……………	(777)
第三十一回	琴台少女操妙手	降衣夫人归正道……………	(810)
第三十二回	离愁别恨儿女情	陈尸暴首魑魅仇……………	(825)
第三十三回	武当山为虎添翼	七煞针见血封喉……………	(850)
第三十四回	浴血荒山决生死	兰心慧质显英豪……………	(875)
第三十五回	缥缈嫦娥解倒悬	上官北冰念春梦……………	(901)
第三十六回	情切切生离死别	气刚刚龙争虎斗……………	(929)
第三十七回	中鸩毒君凶丧身	遇绝技枭雄亡命……………	(949)
第三十八回	恶道阴谋能陷入	美女妙手可回春……………	(976)
第三十九回	脉脉柔情震侠士	虎虎罡风荡武林 ………	(1004)
第四十回	剑无虚发扬正义	情有所钟结同心 ………	(1034)

第一回 惊心动魄走官道 情深义笃结金兰

在荆门州到荆门府的官道上，大踏步走着一个雄壮的少年，年龄只有十三岁。蓬头垢面，两截灰布破短衣太小，将一身肌肉绷得紧紧的。脚底下是块树皮加上纽襻的怪鞋，手持一条黄竹打狗棒，除此以外，身无长物，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个小流浪汉，他就是打死西门雄兄弟的上官龙，小小年纪做了亡命徒。他知道华园主人西门亮在康城一带潜伏势力庞大，汉水水路一带绝不是安全的旅途，便沿着隆中山这一带连绵起伏不断的山尾，向南又向南，漫无目的地流浪。好在他自小饱受折磨，吃苦耐劳养成了坚毅无比的好德性。且天生的钢筋铁骨，与常人迥异。起初十来天，他以超人的技巧，用石块打些飞鸟兔来充饥，在村落颓垣中找硝代盐，悠哉游哉打发日子。但硝这东西不能多吃，否则久而久之便感到口中发苦，而且恶心。不久，他只好厚起脸皮找人家讨些盐带上。湖广省是鱼米之乡，民风淳厚，不在乎打发花子爷。上官龙一次生二次熟，三五次以后脸皮也就厚了。但除了盐以外，上官龙从未向人乞求过任何东西。

他想得很天真，认为要走就走远些，想沿长江到应天府。这是大明一度的首都，繁盛之区，难道找不到啖饭之地么？就这个荒谬的信念支撑着他，沿途打听道路向东而去。

由于他这一走，成就了武林一代奇才，苗起一朵奇花，实非

他始料所及。

他在山中整整走了一个月，方才出了荆门州，越上荆门山，向荆门府信步而行。这时日色近午，火伞高张。自远离荆门山后，这一带已是平原地域，就是有岗阜，也都算不得山岭，田中金黄的稻穗，有些已经倒垂地面，距收获期已是不远。上官龙不怕酷暑，但他对自己具有不怕寒暑，不怕挨揍和力大如牛的原因，始终不知其所以然。他只知道五年前迷失在深山里，无意中找到了古怪的仙洞以后，身体便慢慢地起了变化，久而久之，似乎成了自然，也就不感到怪异了。暑气迫人，但他不在乎，将破短衣的纽扣解开，露出酱红色的宽阔胸膛，拄着打狗棒信步而行。

远远地出现了一座岗阜，向南蜿蜒而下，右侧是茂密的松林，还有溪流一线。他想：“日正当午，腹中有点饿了，何不到岗下打几只鸟儿裹腹？”脚步正欲加快，忽听身后蹄声得得，扭头一看，只见半里外，缓缓驰来两匹骏马，他略一打量，便又转头自顾赶路。不到半里地，蹄声已近，上官龙仍低头赶路，猛听一个破锣也似的喉音响了起来：“大哥，金山不是说出现了如玉秘籍的踪迹么？怎么搜遍全山，连他娘的鬼也找不到半个了。难道闻风前来的江湖朋友们，都死光了不成？”另一个更粗更响的嗓音道：“二弟，我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据翻天鹅这家伙说：“前天他在荆州府盯紧那三个骚尼，一点儿没错，确是往这条路上来的。可惜！三个淫尼的轻功着实了得，三里不到，他就给人给追丢了。他算定三淫尼准是到金山无疑，怎么咱们会找不到人呢？这真是怪事！咱们也许是给翻天鹅骗了吧？找他去！”被唤做二弟的又说：“谁知道那家伙死到哪里了？到荆州再说。”不一会儿，马蹄得得，超越了上官龙，向南而去。上官龙第一次流浪江湖，根本就不懂他们说些什么，但是他已将马与人都看清了：马是好马，人却不太相配。

他有时也到学会参加生员子弟的骑射，所以不算太外行。两

匹马并辔而行，左边那位年约三十岁上下，獐头鼠目，却又大鼻朝天，眉毛挤在一块，招风耳，五短身材，显得猥琐已极。一身玄色劲装，鞍旁插着一把大朴刀，鞍后一只大马包，沉甸甸地。右首那位长相也好不了多少，只是身材稍高大雄壮，眼中精光闪烁，有一只令人心悸的大鹰勾鼻。一色儿打扮，鞍旁插的是三尺长剑。两人看了上官龙一眼，不在意地扬鞭走了。当他们在三里外林中消失后，上官龙又听得身后蹄声急如骤雨，片刻就到了近旁，他扭头一看，只见一匹健马风驰电掣般把尘埃扬起老高。马上是个年约三十岁的壮汉，青色包头，青色箭衣，一张马脸，八字眉往下直挂，鼻子特长，由下往上看也不见鼻孔，血盆大口裂至腮下，露出一排黄板牙，一双鹰眼使人心惧，长相端的吓人。鞍旁插着一把砍山刀，又大又沉，马在急驰，人却安坐鞍上纹丝不动。上官龙心想：“好俊的骑术！”避至路侧躲让扬尘，仍转身赶路，并未注意马上人脸上的表情。

马超前十余丈，突然响起一声马嘶，马人立而起，一双后蹄乱点，半空里转过马头来。马上人仍稳如泰山，神态从容，四蹄一落地，屹立路中，马嘴里直喷白沫，但却丝毫不动，上官龙看得暗暗喝彩。大汉等上官龙到了身前，咧嘴一笑，状甚自得。乖乖！可把上官龙吓了一大跳。他那副尊容本来就够吓人，再一咧嘴微笑，比哭还要令人毛骨悚然。那丑大汉笑容一敛，凶睛一翻，暴喝道：“喂！娃儿，上官龙一愣，停步转头一看，四周没半个人影。他心想：“这家伙难道是叫我？”不错，正是叫他，那大汉不正向他瞪眼怒吼么？”你他妈的过来！想找死么？”上官龙一皱眉，他自小养成一身傲骨，胆气非同常人，并未为丑大汉的疾言厉色所唬住，大踏步走近马旁，昂然答道：“这位大叔可是叫我么？”丑大汉先是一怔，随就赫然震怒，猛地一抖手，马鞭子“呼”地一声闪电似掠过上官龙顶门。上官龙不但神态从容，连那清澈如深潭的一双大眼眨也未眨一下。这倒教那大汉大出意外，他心中

一栗，暗道：“这小家伙眼有神光，莫非我看走眼了么？敢情还是个行家，真人不露相呢？”想到这儿！气焰压下了不少。他收回马鞭嘿嘿冷笑道：“不是问你，难道问我自己不成？”挺了挺胸膛又道：“我问你，可曾见过两个牛鼻子老道，由这官道往南去么？”上官龙一肚子火，但他知道发作不得，只气虎虎地道：“小可急于赶路，倒未留意有无道爷经过。”丑大汉怪眼一瞪，吼道：“小畜生好大胆，敢在太爷面前气虎虎地说话，凭什么你敢如此无礼？”上官龙也是气往上冲，扬声道：“大叔此言差矣！请问大叔适才疾言厉色，任意挥鞭辱人，能怪小可无礼么？”丑大汉被他抢白一顿，闹个下不了台，脸色铁青骂道：“好小子，你活腻了！”马鞭子一抖一挥急如迅雷，“叭”地一声，劈在上官龙的脊背上。这一马鞭如换了常人，不死也得皮开肉绽，可上官龙却如此了得，但只见他身上碎布飘扬处，灰布褂裂开了一条大缝，面目红涨，站立不稳，踉跄向前一冲，向马脖子上撞去。

凡是好勇斗狠，身怀异能的江湖朋友，轻易不肯让人沾身，要是让对方的兵器沾身，就别想在江湖上称名道号啦。大汉见这一鞭抽个结实，也没想到这一鞭该有多重，因何小家伙并未倒下，想起对方刚才的傲态，更怒不可遏，马鞭一抖，更将上官龙的右臂圈住，大吼道：“滚你娘的蛋！”上官龙骤不及防，只觉右臂一麻，打狗棒随着坠地，接着一股奇大无比的力道，将他的身躯带起，直向后贯飞两丈外，“砰”地一声暴响，跌落在稻田里。稻田里没有水，但泥浆却将他淹住了半个身子。大汉一声狂笑，掉转头如飞而去。

上官龙被贯得眼冒金星，头脑昏沉，五官沾上泥浆，着实不太好受，狼狈地爬起，冲那狂奔而去的人马背影恨恨地骂道：“你这恶贼该死，总有那么一天，哼！”哼什么，他没说。走上大路拾起打狗棒，步到小溪流中脱下破衣裤，洗掉一身泥浆，拧干穿上。他只有这一身破衣，要换不可能。幸好腰带上那包宝贝食盐是用

油纸包好的，还没丢失，他倒没有什么牵念，穿着湿衣重新上道。烈日当头、炎热难当，他虽不畏寒暑，但大太阳着实讨厌，心想：“到荆夜府还远呢，午餐且在这儿解决吧！这一带林深叶茂，大概鸟儿不少。”他连奔带跑到了小岗下，官道旁岗而过，一座树林直向身后延伸，也将官道吞入林中。上官龙先到林缘拾了十来只碎石，绕着林缘昆行鹭伏搜索，这一带虫儿特多，吃饱了稻粒到处咕咕乱叫，求爱之声此起彼。他可不管它们求爱与否，觑准目标双手齐出，石到鸟落干脆利落，片刻被他打下了六只肥鸠儿。再搜集枯枝钻木取火，在溪流边洗剥鸟儿涂上盐巴，先烤两只饱餐一顿，再将其余四只烤好，找藤条儿穿上挂起，就在官道附近躺倒大睡其觉。

一月来，他在山区就是这么打发日子的，自找野物充饥，过得相当惬意，得到许多生活常识。不久，一阵急骤的马蹄声自北面传来，他耳目灵敏，马在三里外狂奔，便已惊醒。抬起身子一看，只见官道上尘土大起，三匹枣红健马衔尾向他这儿急赶，马上全是穿着青色劲装的大汉。看看临近林缘，猛听最后那马上的大汉大呼道：“兄弟，别让那小子入林，无毒不丈夫，纵虎归山后患无穷，快！用暗青子招呼他。”话声未落，从中间那大汉手中飞出三道白影，快如闪电，直奔最前面那一人一骑，在尘影中一闪即止。最前面那人身手相当了得，并没回头看，扭腰闪身并扬鞭反抽。马鞭子抽落一枚白影，蹬里藏身躲过第二枚，可是人家已经存心制他于死命，岂容他避开？第三枚白影贴鞍而入，贯入下身股道。蓦地里传出一声厉号道：“这就是你们自命白道……的好汉……我石虎……”话一出，马仍疾奔而去，但人已被拖翻马下。

中间那匹马向前一冲，马上人向下一滑，好俊的功夫！尸身刚一触地，便被他一把揪住重又滑上鞍子，将尸首搁在鞍前。马仍向前狂奔，三匹马穿林而入，沿官道向南急驰，片刻即蹄声杳

然。上官龙目睹这场残忍的凶杀发生和终止，惊得出了一身冷汗，暗道：“这是什么人呢？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人！白道、暗青子，又是什么东西？又有什么血海深仇值得杀人呢？”然而，这些事都不是他那小小心灵想得通的，想不通就只好不想，怀着满腹疑团，赶忙拾起打狗棒，提着熟斑鸠儿，急急忙忙走上官道向南疾赶，他要赶快离开这不祥之地，倒真被他躲过了一场凶险。他走后不久，北面又奔来三人三骑，见了地下的蹄痕和血迹，三个劲装大汉便下马搜遍这一带山林，直至日影西斜，三人三骑方向南追赶。要是上官龙仍在当场，真不知道该如何收场。

上官龙一阵紧走，过了一林又一林，十余里后山岗将尽，又钻进一座古林，半盏茶时分不到，古林将尽，蓦地里听到林外蹄声响起，并传来一个清悦的声音念道：“一鹤飞过沧海，放心散漫知何在，仙人浩叹望我来，应攀玉树长相待”。念完，幽幽一叹。接着响起另一个洪钟也似的嗓音哈哈大笑不止，打断了先前那人的深长叹息，声薄云霄，可裂金石。上官龙可吓了一大跳。“一朝经蛇咬，三年怕井绳”，深怕又碰上倒霉事，慌不迭窜入林中，爬伏在一株大树后，偷偷地向外瞧。只听笑声伴着蹄声，缓缓进入林来，笑声一落，粗豪的语音随着响起道：“贤弟，往者逝矣！来者可追。为了那双烂草鞋，你竟然神魂颠倒，何苦来哉！俏妞儿江湖中车载斗量，放心啦！全在愚兄身上就是。只要咱们去荆门山能找到金山老儿，夺得《如玉秘籍》，保证替你找个如花似玉，比那烂桃儿强上千倍的嫩蕊儿，走吧！”

上官龙心中一动，暗道：“怎么？戏是《如玉秘籍》、金山、荆门山，如玉是什么东西呢？”金山和荆门山他是知道的，荆门山今早他曾经走过，金山更是大名鼎鼎。在春秋出了一块璞玉，就是蔺相如完璧归赵那只“和氏之璧。”身为湖广人要不知金山，那是白活了。至于那什么烂草鞋、烂桃儿，却不是他能够知道的事。先前那人所念的诗，他倒懂得，那是李白的怀仙歌的前半阙，为何

与烂桃儿连在一声，他可大惑不解。

他正在想，又听先前那清悦的声音似乎喟然长叹，接着说：“大哥，男女间的事，你是个门外汉，你不会也不能懂，说也徒然。总之，小弟‘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唉！天下之大，何处觅她的芳踪呢？”“不懂也好，愚兄乐得轻松，至少嘛不会像你那么整天愁眉苦脸，魂不守舍，你呀，‘英雄难过美人关’，哈哈！”粗豪的嗓音，震得飞鸟惊慌猛窜。两人谈谈说说，已经来到近旁，蹄声渐止。先进林子的那人以粗豪的嗓音又道：“懊热难当，咱们且歇息一会再走，这儿到荆门山不过一二十里地了，天黑前再赶到荆门山，由后面绕到金山背侧，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不亦乐乎，哈哈！”两人翻身下马，清悦的喉音又道：“假使双凶一霸都来了，大哥，咱们还是袖手旁观算啦！老实说，合咱们哥俩之力，还是如卵击石哪！”“贤弟，别长他人志气，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双凶一霸再狠，也难逃咱们……”声音渐低履声橐橐，愈来愈近。上官龙心中暗暗叫苦不迭，听语气这两个人绝不是什么善类，不由他不惊，定神偷偷地向外瞧，心里更是战栗不安。

只见两人正步入林来，前面那位年纪约四十有余，身材修伟，满脸红光，国字脸庞，一字浓眉大环眼，狮鼻海口黑虬须，眼中神光外射，两太阳穴高高鼓起。身穿青绸子对襟劲装，青绸帕包头，脚下是鹿皮短靴，靴跟银色马刺闪闪生光。腰中鸾带上围着一条粗如鸡卵的九节钢鞭，乌光闪亮，端的神气万分。另一位截然不同，白净面皮略泛青色，剑眉虎目，鼻梁挺直，倒也是一表人才，可惜双唇其薄如纸。身材修长，黑漆长发挽在顶端，系上青绸结，身穿月白对襟劲装，肋下挂了个大革囊，腰悬长剑。两匹枣红健马只能看到八只马蹄，停在路侧。两人一入林，红光满脸的黑大汉有意无意地，向上官龙隐身处瞥了一眼，停身向白脸大汉呵呵一笑道：“贤弟，荆州府那些高人们，今天因何一个不见，你猜是为什么？是不是让双凶一霸吓跑？”白脸大汉嘴唇微动，不